

欧阳修：宰相肚里能撑船



《人活起伏：欧阳修》
何楚涵 著
作家出版社

扬州自古以来都是繁华之地，其实这不是欧阳修第一次到扬州，二十年前，他跟着恩师胥偃进京的时候就曾路过扬州，那是他第一次知道，原来大宋还有如此兴盛发达的地方。这时光一晃，人生过半，没想到自己有一天，竟然会成为扬州的父母官，所以当欧阳修以知州的身份再次踏入扬州时，他内心实在是感慨颇多。

欧阳修这次其实是顶替了韩琦的职位，而韩琦则被调去河北统兵治边去了。上班第一天，欧阳修就跟扬州的同事们“约法三章”：一是一切政务，都按照韩琦在任时所制定的规则执行。二是韩琦离任时没有做完的工作，都由他来跟进完成。三是新的公务，就按照他在滁州的管理经验，实行宽简政策。就这样，欧阳修仅仅上任三个月，就成了扬州百姓口中的金牌父母官。以至于多年后，苏辙在一篇悼念欧阳修的文章中谈到这段为官经历时说：“其政察而不苛，宽而不弛，吏民安之，滁、扬之人，至为立生祠。”

就是说欧阳修的宽简政策，让地方的管理有条不紊，百姓安居乐业，滁州、扬州的人就给他立了一座生祠。生祠就是给活着的人建祠庙。按照传统习惯，一般都是在人去世后，人们细数他生前的功德，才决定要不要给他立祠庙。所以，大家给欧阳修立生祠，绝对是对他政绩和人品至高的肯定。

在扬州，欧阳修经常会想起一位老友，这个人就是苏舜钦。当年苏舜钦因为“进奏院事件”被削官后，就带着一家老小去了苏州。苏州离扬州很近，所以欧阳修一直就想找个时间邀请苏舜钦来扬州一聚。

说到苏舜钦，他到苏州之后，其实给当时的宰相文彦博写信自辩过，希望他可以帮自己洗脱冤屈。果然，没过多久，朝廷突然开恩给他恢复官籍，让他去湖州任长史。长史是一个什么官职呢？它比知县还小一级，是辅佐知县的小官吏，也叫“别驾”。要知道苏舜钦被削官之前，可是馆阁重臣——集贤殿校理，现在让他去当长史，相当于一种变相的侮辱，所以清高的苏舜钦自然不会接受，他没有去赴任。

扬州毕竟是大城市，公务比滁州要繁忙得多，把欧阳修累得晕头转向，所以邀请苏舜钦相聚的计划是一拖再拖。有一天，欧阳修在家里收到一封急报，打开一看，是一封讣告，说苏舜钦病逝了！欧阳修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，他拽着信反复翻看，就在前段时间，苏舜钦还跟他书信往来，俩人诗歌唱和，怎能想到他是将要离开的人，况且苏舜钦才刚刚四十一岁啊。

苏舜钦的离世对欧阳修来说又是一记重击，再加上扬州知府繁杂的行政事务，致使欧阳修又病倒了。这一次生病，身体最明显的反应是他的眼睛极其干涩，看东西也模糊不清。我们现在来说，可能就是近视加重了。但那会儿的医术有限，欧阳修找了个郎中看病，却被郎中忽悠着行“内视之术”。我们今天已经不知道这“内视之术”具体是一种怎样的治疗方案，反正就是欧阳修照办之后，不到一个月，他的双眼疼得像被刀割一般，不仅不能读书写字，连周围的东西都看不清了。

当身体和心情都处于谷底的时候，欧阳修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可能真的老了，面对好友的离去，自己每况愈下的身体，还有繁忙的工作，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地力不从心，不想再待在扬州了，于是主动向朝廷提出，改调去旁边的小郡颍州任知州。

不久之后，他的请求顺利被批准了。颍州地处今天的安徽阜南，这里既不像滁州那般闭塞，也没有扬州那么热闹，地方不大不小，民风淳朴，政务也比较清简。唯有一点让欧阳修修硬的，就是颍州通判吕公著。因为这位吕通判是前任宰相吕夷简的儿子。吕夷简在位时，欧阳修与他政见相左，当初自己帮范仲淹出头被贬夷陵，就是因为吕夷简。所以刚到颍州时，虽然吕夷简这个时候已经去世了，但欧阳修还是心有余悸，处处提防着吕公著。但共事一段时间之后，欧阳修发现吕公著秉性敦厚，为人也很真诚，对自己更是敬重，他不仅公务上服从安排，还经常找自己请教问题，一点也不像他爸那样老奸巨猾，算得上是一位谦谦君子。后来，俩人果然成了挚友，并且多年后，欧阳修当上参知政事，向宋神宗推荐过三名宰相人选，其中有一位就是吕公著。

所以，后人为什么称欧阳修是旷世名相，是因为他身上有一种极其可贵的品质，这种品质就是肚量。俗话说“宰相肚里能撑船”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，一个真正优秀的宰相是才华和胸怀兼具的。

欧阳修还在颍州创建了一所西湖书院，为了方便大家相聚，他还特意修建了一处厅堂，取名“聚星”。这寓意多好，聚集星光。此后，只要是休息日，士人们就聚集在一起，品茶读书、吟诗作对。一时间，颍州士人对学习的兴趣高涨，西湖书院竟成了周边士人们心向往之的一个文坛小中心。

惬意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。一年后，吕公著任满回京，欧阳修也接到了新的任命，他被改任为南京应天府（今河南商丘）知府，兼南京留守司事。不过这一次，欧阳修是真不愿意去，且不说从他当年被贬滁州算起，差不多六年间，欧阳修被调迁了四个地方，这“走马灯”一样的上任，让他很不喜欢，更重要的是，他刚在颍州买了一块地，建了房子，这下全白搞了。而且欧阳修知道南京跟西京和北京一样，作为宋朝东京的陪都，那里比扬州还要繁华，政务和应酬往来更多，并且，南京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，就是留守官吏的本职工作干得怎么样暂且不说，他们还必须承担“厨传”的工作，说白了就是接待那些路过南京的权贵。这也是欧阳修最讨厌的一点，他甚至在写给宋仁宗的《南京谢上表》中直接说：皇上，我事先告知您一下，您要我干留守的本职工作，没问题，但搞接待，我是肯定会得罪人的。

欧阳修的确是这么做的，他对往来的宾客一律平等对待，但后来还是有一人享受了特殊待遇。这个人就是杜衍。杜衍比欧阳修大了三十多岁，他和欧阳修之间其实并没有特别深厚的交情，但在“庆历新政”中，杜衍的政治主张和气节让欧阳修由衷地敬仰。杜衍一生清贫，这次退休回到南京，竟然没有自己的房子，年近八十了还租住在驿站的馆舍里。当欧阳修知道了这个情况，就经常在生活中帮助杜衍，逢年过节还亲自带着部下杜衍家拜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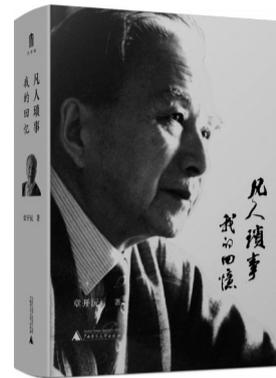
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，欧阳修身上最闪亮的是什么？就是无论经历了多少坎坷，吃了多少次亏，他始终还是那个有情有义、有原则的自己，这是一般人很难做到的，也是欧阳修最为可贵的人格。

而就在这时，欧阳修年迈的母亲郑氏身体不行了，没几天，七十二岁的她便撒手人寰。欧阳修与母亲郑氏的感情非常深厚，因为他自小失怙，郑氏后来就没有再嫁，拉扯他们兄妹俩长大，一路吃了不少苦。而这些年，欧阳修的工作频繁变动，郑氏大多时候也是跟着他四处奔波，没有享过几天福。也正因这样，她的离世让欧阳修倍感愧疚、痛不欲生。于是欧阳修赶紧向朝廷请假，回到颍州为母亲守丧。

居丧期间倒是清静，工作和人情往来都放下了，欧阳修反而难得地有时间潜心学术研究。他先整理了苏舜钦的文集，又把自己多年来收集的金石碑帖汇编成《集古录目》。但他投入精力最多的还是对《新五代史》的撰写。欧阳修将历年自己所写的《五代史》的初稿重新梳理、补充，最后分成七十四卷，叫《新五代史》。这本《新五代史》可以说倾注了欧阳修一生的心血，他从开始写到基本完成，一共花了十七年，而直到多年后他去世，这部著作才最终定稿。《新五代史》也是自唐朝以后唯一的一部私修正史，它的史学和文学价值都是不可估量的。

在居丧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，就是范仲淹去世了，享年六十四岁。范仲淹是在青州任职的时候生了病，他向朝廷申请改任颍州知州，结果人还没到颍州，才走到徐州就病逝了。而当在颍州的欧阳修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他既震惊、难过，又感慨命运残酷，就差那么一点点他们就可以聚首了，这下俩人此生无缘再见，留下了巨大的遗憾。

就读金陵大学的日子



《凡人琐事：我的回忆》
章开沅 著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内容简介

著名历史学家、教育家章开沅先生亲笔回忆录，一部篇幅宏大的百年生命史。以个人九十余载生命历程为主线，展示了中国近代百年世事风云和几代人的际遇。

1946年秋季，回家没过多久，我又前往南京，正式就读于金陵大学，生活从此揭开新的一页。

我之所以选定金大，有两个原因：一是金大农经系颇负盛名，我早就有志从事农村经济研究，并投身农业改良工作。二是离家较近，看望父母比较方便，两个堂叔父（学谦、学澄）也都曾就读于金大，因而对这所大学更有亲近感。因此，我与陈翹邦第一志愿都报的是农经系，第二志愿是农艺系或园艺系。但入学经过简易测试后，翹邦如愿进入农经系，我却被莫名其妙地招进历史系。

开学不久，王正炳与小倪结伴来访，依然是一高一矮，一瘦一胖，相映成趣。他们辞别军营，重操故业，老王回原来的印刷厂整天排字，小倪仍在公共汽车上卖票。他们那浓重的南京口音充满友情，很快就驱散了我对这座城市的陌生感。对我来说，他们就是南京人，而南京人就是他们，朴实厚重，安居乐业，和善可亲。当然，现实中的南京人并非一个模子铸造出来的。他们非常珍惜铜梁那一段患难之交，经常利用休假引导我游览这六朝古都的各处名胜。

与我交往更为密切的，还是闻刚与秦邦文。董务民远去北京，与我只能保持书信联系；陈翹邦与我虽然住同一宿舍，但因不在一个院系，已经各有各的密友圈，老友彼此反而疏远了。闻刚与秦邦文都没有成家，甚至连正式的恋爱对象也未见踪影，所以常在周末邀我去看电影或到夫子庙吃茶听戏。他们虽然工资不高，但都单身一人无需养家，倒也吃喝不愁。从四川偏僻小城镇突然进入纸醉金迷的大都会，年轻人难免需要享受一下。夫子庙是普通市民吃喝玩乐的首选，这里的茶馆与四川小城镇的大不相同，陈设和茶具都较高雅，除品茶外还有许多可口小吃可选，我们最喜爱的是鲜汤干丝和萝卜丝饼。大一点的茶楼都有演艺助兴，主要是相声、评弹、大鼓与京剧清唱。演员中不乏俊秀人才，唱腔虽然未能绕梁三日，但亦有回肠荡气的片段，使人流连忘返。夜深人静，乘马车披着月色回校，马路上行人已稀，只有马蹄声声，催人入眠。这是当年南京大学生夜间休闲之一，当然前提是闻、秦两位好友囊中尚有余钱。

其实我在南京还真有一个家，周末并非只与三朋四友在外面游荡。这个家离金大不远，就在成贤街中央大学校门附近。这是另一个堂叔父学溥租住的一栋两层楼房。楼下作为诊所，楼上是家用住房，倒也非常宽敞幽静。溥叔原来学医，抗战爆发后随校迁往贵州，毕业后一直在贵阳卫生院工作，随后升任院长。而溥叔就是他共事较久的护士长，现在则为“章学溥大医师诊所”的护士兼挂号与司药。与他们同住的还有叔祖母与婶子（学谦之妻），婶子是助产士，所以屋顶上也有“×××助产士”的招牌，与溥叔的招牌并列。溥叔夫妇主要是为邻近的中央大学师生及其亲属提供医疗服务，由于医术较精且态度和蔼，前来就医者颇多，收入尚属丰厚。溥叔作为受过正规教育且已注册的助产士，很得这一带居民的信任，接生业务也很兴隆。所以他们一家老小十余口人，尚能维持中等以上生活水平。叔祖母（我们按辈排行称二奶）知道我在金大读书，便经常命我回家吃午饭，有时还购买大闸蟹等时令佳肴为我加餐。我不会吃螃蟹，她就帮我一点一点把蟹肉剔出来，加上醋与姜丝，让我从容品尝，最后还把已拆散的蟹壳拼拢，让年幼的堂弟妹观赏。因为溥叔夫妇工作较忙，星期天照常营业，而二奶又有午睡的习惯，所以午饭以后溥叔就邀我到她房间小坐，与年幼堂弟（开胜）、堂妹（开智、开鸣）做伴，她自己边织毛衣边轻声吟唱。这时，我才真正感受到家人团聚的温馨，与芜湖老家那种陈旧礼仪束缚下的冷漠与疏远，形成鲜明的对照。

内容简介

《人活起伏：欧阳修》是宝藏语文老师何楚涵在《百家讲坛》的讲稿合集。她用当代年轻人的思维，活泼通俗的语言，按照时间脉络和人物的成长历程，以北宋近百年的历史为线索，讲述了欧阳修幼年失怙，心怀文学梦想，追随韩愈先生遗志，实行文体改革的过程，清晰生动地呈现了北宋文人圈的艺术生活，让我们近距离看到立体鲜活的一代文宗欧阳修。

作者简介

何楚涵

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博士，河北大学教师，央视《百家讲坛》、一代文宗欧阳修《光明日报》《中国文艺评论》等报纸期刊发表论文及文章30余篇。著有《星河落人间》等书籍。短视频账号“何楚涵博士”全网粉丝超1000万。